

漢學堂知

足齋叢書

上冊



(清)黃奭編 黃奭校

漢學堂知足齋叢書

上冊

書目文獻出版社

(京)新登字 T89 號

漢學堂知足齋叢書

[清]黃奭 輯

*

書目文獻出版社出版

(北京天津街七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藍空印刷廠印刷

*

787×1092·1/16·120 印張

1992 年 7 月北京第一版 1992 年 7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3-0922-1/Z·117

定價 235 元 (全二冊)

影印《漢學堂知足齋叢書》序

《漢學堂知足齋叢書》清黃爽輯，收所輯佚書二百十五種。黃爽字右原，江蘇甘泉人，監生，以貴人爲刑部郎中，道光十二年以順天府尹吳傑薦，得賜舉人。《清史列傳》（卷六十九）、同治《揚州府志》、民國《甘泉縣志》俱有傳。黃爽少年時肄業安定書院，後從師江藩，自是專精漢學，尤服膺鄭玄之學，輯有《高密遺書》十餘種。黃氏先世業鹽商，爽獨好學，家富藏書，所輯佚書傳本有二百八十餘種。編輯時，每成一種即以付刊，隨刊隨印刷存樣，以備校勘，刊成適值太平天國軍興，版存樊汶鎮僧舍，其後黃爽逝世，存版亦有散失。光緒時，黃爽之子黃灝將存版購歸，未及整理旋即謝世，灝弟黃澧謀繼先志，思以印本行世，委人經理印行，印成，名《漢學堂叢書》。是黃爽在日此書並未行世，故未刊全目。版片屢經易手，重編補刊，以是書名不一，內容子目亦有出入。今通行本有《漢學堂叢書》與《黃氏逸書考》二種，實係黃氏所刻輯佚書之不同印本。

《漢學堂叢書》爲黃氏輯佚書較早匯編印本，就道光原版補刊印行，有重編目錄，題《漢學堂叢書目錄》，內封面鏤「漢學堂叢書」，背面鏤「經解逸書考八十五種、通緯逸書考五十六種、子史鉤沈逸書考七十四種」，目錄後附「高密遺書目錄」，共十一種，以下又列六藝論、易注、尚書注、箴音、（應作「膏」，原書誤。）音釋廢疾發墨守、鄭志等六種，注「闕出」。張之洞《書目答問》著錄：「《漢學堂叢書》黃爽」，范希曾補注「經八十五種、緯書五十六種、子史七十四種、附高密遺書十四種，光緒十九年甘泉黃氏補版本、石印小字本」。范氏所注《高密遺書》種數不同外，餘悉同。《黃氏逸書考》亦據道光原版，一九二五年王鑒修補印本。此書光緒印行之後，黃澧亦下世，書版展轉爲王鑒所得，因同秦更年相與輯補校勘，修理補刊後，共得二百八十五種。光緒印書時，黃澧有跋。謂其父「曾輯漢學堂逸書考二百八十餘種」，王鑒以「逸書考」是原書所題，「漢學堂」不足以概全書，因改名《黃氏逸書考》。此本內封面鏤「黃氏逸書考」，背面鏤：「漢學堂經解一百一十二種、通緯七十二種、子史鉤沈八十四種、通

德堂經解十七種。「通德堂經解」即《漢學堂叢書》中之《高密遺書》，《漢學堂叢書》中「高密遺書目錄」內所注「嗣出」諸種，除《鄭記》外，均已補入。其中《鄭司農年譜》一種，《漢學堂叢書》列為《高密遺書》第一種，《黃氏逸書考》編附《通德堂經解》之後，蓋以其為孫星衍所撰，不在黃氏輯佚之列。

《漢學堂知足齋叢書》二百十五種，由四部分組成，計知足齋叢書六十六種、通緯五十五種、子史鈎沈八十九種、漢學堂經解五種，後附諸書序跋若干篇。編入各書見於《漢學堂叢書》和《黃氏逸書考》的只佔少部分，其中多數在這兩部書中都沒有收入。《知足齋叢書》六十六種，在這兩部書中均未收入。此本開卷有內封面，鐫「知足齋叢書」，書中附「知足齋叢書目錄」，係小紅格紙抄寫，書的編排據此目順序。原書半葉九行，行二十字，版心上下黑口，四周單邊，與「通緯」等各種半葉九行十七字，少有不同。卷中有些地方還有墨釘未刻，當是已刊未定之本。此外全書特點值得注意的有以下三點。

一、此本通緯五十五種，內有《犍為文學爾雅注》一種，此種不應入緯書，《漢學堂叢書》和《逸書考》編入經解，改名《爾雅犍為文學注》。又五十五種中有黃奭撰孫過庭書譜跋、趙文敏公書國策墨蹟跋、鮮于揚州詩墨蹟二跋、顏魯公大麻姑壇記跋、快雪堂樂毅論跋、紅都勝境記、擬修平山樓靈塔記、宋季昭忠祠記等八篇，亦非緯書，此八種亦不見《漢學堂叢書》與《黃氏逸書考》。五十五種中大部分都有黃奭校字，其中收入《漢學堂叢書》者三十二種，收入《逸書考》者四十五種。

二、此本「子史鈎沈」八十九種，內《毛詩馬王微序》以下七十三種皆小紅格紙仿宋字抄本，行款版式與刻本同，皆有黃奭朱墨筆校，並有挖補改寫處，當是寫成待付刊的底本。抄本各種皆不見《漢學堂叢書》和《逸書考》，可能沒有付刻。其中刻本部分收入《漢學堂叢書》者十六種，收入《逸書考》者十八種。

三、「子史鈎沈」中《何法盛晉中興書》一種，已有刻本，又有抄本，刻本篇幅較多，抄本只十二條，其中七條見於刻本，字句略有出入，當是刊成後又續有輯補。

以上情況，說明此本是黃氏輯佚書刻成後和寫好備付刊的未定本；王鑒編印《黃氏逸書考》的序中說，與黃奭二子黃灝、黃澧交往，據灝、澧二人言，「當日編輯時每成一種即以付刊，現存樣本一部，仍有刊成而未經印樣者若干種」。與上述此書特點相證，是此本應即當日所印樣本，至少大部分是當日樣本，經黃奭校勘脫誤，以備

改正付印者。抄本各種皆未見刊行，片羽僅存，可補黃氏輯佚未傳之作，今得印行，爲古籍研究工作提供了一份頗富參考價值的資料，是應爲慶幸的。

冀 淑 英

一九九二年一月十五日

漢學堂知足齋叢書總目

知足齋叢書

漢學堂經解

通解

子史鈔沉

漢學堂知足齋叢書

目錄

知足齋叢書目錄

、深訓

、請賜金買田宅對

、誠兄子書

、廣絕交論

、臥友論

、賀夫火書

、博奕論 三國志

、堂日 無改齋漫錄

、師說

、惜字文

、戒口孽文

、書畫

、小說

、詩說

、通法說

、演劇說

、惜物命文

朱用純

疏廣

馬援

劉峻

韓奕

柳宗元

韋曜

吳曾

夏之卷

錢大昕

夏之卷

印嘉穗

、唐李尉傳贊

果祁

、感佩篇

、覺世經

、陰陽文

、心經

、高王經

、蒙古學教志序

、天方教考

、天主教論

、鴉片烟說

、過癩說

、邪教說

、扶鸞

、通驛

、尚書璇機鈔

、尚書考靈鑿

、尚書判傳教

、尚書帝命錄

、手史鈞沈

、華音後漢書註

、司馬遷九州表林

、司馬遷辨異

、禮周古史考

、魏源

、俞正燮

、陳文述

、陳文述

、沈亮吉

、錢大昕

、尚書緯

、詩說解題

、乾象術

、原推變為元字

、釋道學書譜跋

、趙文選書圖篆跋

、鮮矣揚州詩跋

、顧粵公席狀記跋

、快雪堂宋穀論跋

、余知在漢宮舊事

、晉太原三年地記

、王象英雄記

、叔孫通漢禮制度

、王隆漢史解註

、應劭漢史傳

、丁學漢傳

、漢史

、紅都勝境記

、平山樓靈塔記

、東季昭忠詞記

、河圖帝覽嬉

、河圖始開圖

、河圖筭羅鈞

、河圖務命微

、河圖祿運法

、河圖雜地象

、蘇賢漢史傳

、千寶香記

、孫武昔院秋

、何法感香中史考

- 說與河圖
- 河圖玉板
- 河圖挺佐輔
- 河圖攝矩記
- 河圖聖曆符
- 河圖
- 河圖緯
- 洛書摘六辟
- 洛書甄耀度
- 雜書
- 道甲開山圖
- 雜勿君往聽
- 尚書運朝授
- 詩推度災
- 詩含神審
- 詩緯
- 春秋命麻序
- 春秋內事

缺

- 論語摘補學
- 論語摘哀聖
- 論語選考識
- 論語比考識
- 考述內記圖
- 考述雌雄圖
- 考述緯
- 春秋
- 春秋運斗樞
- 禮含文嘉
- 禮斗威儀
- 禮務命微
- 考述鈞命波
- 車動摩儀
- 去秋元命苞

史記的沈

晉書中列傳

唐書中列傳

晉書列傳

唐書列傳

唐書列傳

晉書列傳

唐書列傳

唐書列傳

晉書列傳

唐書列傳

漢學堂知足齋叢書 目錄

不愛後官美
女以爲士
范益謙 中 座右戒曰一不言朝廷

利害邊報差除二不言州縣官員長短得失三不

言衆人所作過惡四不言仕進官職趨時附勢五

不言財利多少厭貪求富六不言淫媒戲慢評論

女色七不言求覓人物子索酒食又曰一人附書

信不可開拆沈滯二與人並坐不可窺人私書三

凡入人家不可看人文字四凡借人物不可損壞

不還五凡吃飲食不可揀擇去取六與人同處不

可自擇便利七見人富貴不可歎羨詆毀凡此數

事有犯之者足以見用意之不肖于存心修身大

有所害因書以自警 柳玘曰王相國涯方居相

位掌利權寶氏女歸請曰玉工貨一釵奇巧須七

十萬錢王曰七十萬錢我一月俸金耳豈於女惜

但一釵七十萬此妖物必與禍相隨女子不復敢

言數月女自婚姻會歸告王曰前時釵爲馮外郎

妻首飾矣乃馮球也王歎曰馮爲郎吏妻之首飾

有七十萬錢其可乎馮爲賈相鍊門人最密賈

有蒼頭頗張威福馮召而勗之未浹旬馮晨謁賈

賈

則經離傳不其明千百年後雖有程朱奚能爲程
朱生宋代賴諸儒說經都有成述方能參已見成
集解安得一切抹殺而謂程朱直接孔孟也夫以
聖子視天下才如登泰山察邱陵耳然於子產晏
嬰甯武子等無不稱許至孟子於管晏則薄之已
甚此孟子之不知孔子也孟子於管晏則薄之已
夷伊尹柳下惠均稱爲聖至朱子則謂孔子然於伯
完人此朱子之不如孟子也王通稱孔明能與
樂邵伯溫作論駁之康節怒曰爾烏知孔明之不
能與伯溫樂乎此伯溫之不如邵子也夫堯舜禹湯
文武周公之道所以可貴者以易知易行不可須
臾離也必如修煉藥之說以爲丹不易得訣不
易傳鍾離而後惟有呂祖愈珍秘愈於嚴而道愈
病矣來書又斥陸王爲異端亦似太過周易言仁
者見仁智者見智孔子言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夫
道一而已何以因所見而異因所樂而異哉然仁
者之樂山固不指智者之樂水爲異端也類淵問

仁說錄家訓

七

仁曰克復仲弓問仁曰敬恕樊遲問仁曰愛人
其人各爲導引使生後世則仲弓必以顏淵爲異
端樊遲又必以仲弓爲異端矣夫抵古之人以行
勝後之人以言勝聖人知其如此故諄諄戒之曰
先行其言曰訥於言敏於行曰君子無所爭宋儒
之語錄皆言也所駁辨皆爭也非聖人意也士幸
生宋儒爭定之後宜集長戒短各抒心得不必助
其主人之心不過皆欲至長安耳蒼頭僕夫各尊
其主遂至執手攘臂及問其路之曲折而皆不知
也今之排陸王
矣詢曰君子之家十不至門斥異術僧道不至其
門不惑于星命術士妄言禍福者不至其門終身
讓畔訟師不至其門薄滋味酒肉之徒不至其門

隸

辭尚體要存詭遇之心以犬獲者不至其門惜分陰無荒日月收豬奴戲者不至其門勤且儉索通者不至其門早完課催租人不至其門絕聲色戒嬉遊耐歌恒舞者不至其門率本性凡趨炎熱干勢利者不至其門

方苞曰古無奴婢事父兄者子弟也事舅姑者子婦也事長官者屬吏也惟盜賊之子女乃為罪隸而役於官九職臣妾聚斂疏財質人掌民人之質劑蓋于大夫之家始有之如後世官賜奴婢亦以

上謹錄家訓

卷

罪役耳戰國秦漢以後平民始得相買為奴然寒素儒生必父母篤老子婦多事然後傭僕賃婢以助奉養金陵之俗中家以上婦不主中饋事舅姑而飲食必擊燕遊惟便縫紉補綴皆取辦於工仍坐役僕婦及婢女數人少者亦一二人婦安焉子順焉蓋以母之道奉其妻而有過矣余每見農家婦耕耘樵蘇佐男子力作時雨降脫履就功形骸若鳥獸然遭亂離焚剽則常泰然無虞蓋其色不足貪也家無積貨可羨也雖盜賊奸兇不能不聞

共

農夫野婦耕織以供戰士而刳辱繫屬斯刈無遺者則皆通都大邑搢紳家室之子女也人事之感召天道之乘除蓋有確然而不可易者矣吾家寒素敝衣廩食頗能內外其之而婦人必求婢女猶染金陵積習吾甚懼焉

鄭梁曰孟子曰儉者不奪人非謂儉而後可以不奪人亦非謂不奪人故不得不儉也先儒以禮下為賢君之恭以取於民有制為賢君之儉則直是不奪人名儉而已矣今天下皆知言儉然其為說

上謹錄家訓

卷

曰吾甘清苦省交際然後可以無求於人否則謂當今民窮財匱求人實難非節齋慳鄙則恐無以為生若此者人莫不從而許之曰儉由吾思之此其意直欲奪人其不奪也直無待於奪而後不奪或奪之終不能奪而後不奪耳夫古之人必以其廉於取者言儉而今之人第以其吝於與者言儉則是使人好利之念而開天下以刻薄寡恩之漸者莫儉若也嗚呼豈孟子之所謂儉者固若是乎古之公卿大夫之家其儉自與士庶不同公儀子

之拔葵孟獻子之不察雞豚不畜牛羊此正所謂
 儉也今自勲戚世胄以及卿相大臣特美衣豐食
 耳其權子母固競錐刀也其待宗族親戚友朋固
 較量錙銖也可謂不與士庶同乎世徒以其美衣
 豐食似乎不儉而輒復以草野小民之鄙齷繩之
 人情固有自私自利之心聽其言也順而易入於
 是一絲一粟不肯輕出而財日上積而不下流至
 使天下之農工商賈不得披所業以仰食於富人
 是古之貨錢出息食客數千者猶以其奢也而奪
 人者亦時而與人今之粟紅貫朽登壘罔利者直
 以其儉也而奪人者不惟不復與人且將以其奪
 之人者轉輾而為奪人之具不已天下財源之日
 竭民生之日困毋乃皆此儉之一言誤之乎三代
 而後稱恭儉之生莫如文景然吾猶以為文帝之
 儉其大者在除租復賦而身衣弋絺帷帳無錦繡
 特其末節至聽鼂錯之言而入粟拜爵猶未免於
 聲音笑貌又況後之人主且且以苛征橫欲殿最
 有司而徒以慎賜赦賑恤之令罷養廉育才之典

上謹錄家訓

卷

誠 賓

為儉者乎夫以慎賜赦賑恤之令罷養廉育才之
 典為儉則古之城郭官室宗廟祭祀之禮諸侯幣
 帛饗殮百官有司皆為奢矣以古之城郭官室宗
 廟祭祀之禮諸侯幣帛饗殮百官有司為奢而以
 後之慎賜赦賑恤之令罷養廉育才之典為儉則
 雖孔聖之言吾猶將反其意而為之說曰與其儉
 也寧奢矣予才不善奪人而勢不能無待於奪其
 於今世之所謂儉者甚宜然竊慨夫世之做衣垢
 履徒步者往往以士大夫而不恥為委巷牙郎寵
 婦之行貌雖儉而其意未嘗不在奪人蓋甚欲以
 孟子之所謂儉者與之共勉也

日知錄顧氏家訓門不停賓古所貴也夫教之家
 闈寺無禮或以主君寢食喧怒拒客未通江甯深
 以為恥黃門侍郎妻之禮儀善待士有如此輩對
 賓杖之其門生僮僕接於他人折旋俯仰辭色應
 對莫不肅敬與主無別也史記鄭當時請門下客
 至無貴賤無閭閻君後漢書皇甫嵩折節下士門
 無畱客而大戴禮武王之門銘曰敬遇賓客貴賤

上謹錄家訓

卷

都

因

無二則古已言之矣。夫後漢趙壹之於皇甫規、高尼之於馮融，一不面終身不見，士大夫者可不戒哉！兩家奴爭道，霍氏奴入御與府欲圖大夫門，此霍氏之所以亡也。奴從賓客，焚酒器，此董賢之所以敗也。然則今日之官許其先攻之，僅約牙，嚴分宜之，僕永年號曰鶴坡張江陵之，僕游守禮號曰楚濱，詩音有霍家奴姓馮名子而音灼引漢語以為馮子則子都，不但招權納賄而朝中多賄之詩文儼然與指紳為賈士名號之，辱至斯而極矣。

後漢書梁冀傳：冀壽共乘輦車游觀，殿內鳴鐘吹管，或連繼日夜，客到門不得通，皆請謝門者，門者累千金。今日所謂門包殆昉於此。

毀

楷法

楷法

請以賜金買田宅對 疏廣

吾豈老諄不念子孫哉！願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為贏餘，但教子孫怠惰耳。賈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與之，怨也；善既亡，以復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豈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養其賜，以遺吾後。日不亦可乎？

哲 援

樹 林

誠兒子嚴敦書

馬 孚

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
 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
 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
 所以復言者施舍結禍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
 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
 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愛人
 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
 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為謹勅之
 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為天
 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詎今季良尚
 存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為言吾常為寒心
 是以不願子孫效也

知足齋叢書

誠兒子嚴敦書

汝

賦

不自勞苦何由至此汝曹未窺其趣曰未辨其指
 歸而終日欺人人不受汝欺也由吾不學無以為
 訓然重華無嚴父放勳無令子亦由己耳吾在世
 人或以此數汝等耳若自無調度許年故是一舊物
 政應各自努力耳或有身經三公度爾無知布衣
 寒素卿相屈體或父子貴賤殊兄弟聲名異何也
 後讓數百卷書耳吾今悔已無所及欲以前車戒
 得下雖如王郎時耶爾事因汝豈復爾吾鬼推愛
 深松柏豈知子弟毀譽事切汝有惑器致智悛
 柳班家訓云凡門第高可畏而不可恃也立身行
 已一事有失則得罪重於他人門高則驕心易生
 族盛則為人所嫉懿行實才人未之信少有疵隙
 衆皆指之故齊梁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勵僅得
 比德人爾昔周公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以
 接白屋之士一日所見七十餘人太白金殿武
 王門第曰敬遇賓客貴賤無二史記鄭當時戒門

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類之推謂之親之家
 寺無禮或以主君寢食噴怒拒客未逾江南深以
 為重黃門侍郎裴之禮號善待士有如此輩對賓
 莫不肅敬與主無別嗚呼此風甚古今人不講久
 矣慶當大書特書使甲第豪門家喻而戶曉也
 蘇伯玉曰世家子弟須以數百卷書浸灌於胸中
 雖悠悠忽忽土木形骸而遠神自出今率膏沐妍
 皮穿裘癯骨何異陶公所云舉體自貨迎送恬然
 者也按此數語形容刻學所迷子弟稍識字者閱
 此能無汗顏顏氏家訓所迷子弟稍識字者閱
 情事可作座右銘余纂輯古格言但節錄簡要之
 語而未暢其旨也今復詳述之以貽觀者如云
 盛之時貴游子弟多無學術不薰衣剃面傅粉
 飾列器玩於左右從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經求第
 則僱人答策三九公孫則假手賦詩當爾之時亦
 快士也離亂之後朝市遷革銓衡選舉非復舊者

梁朝
 子孫
 不學
 何如
 何如
 何如